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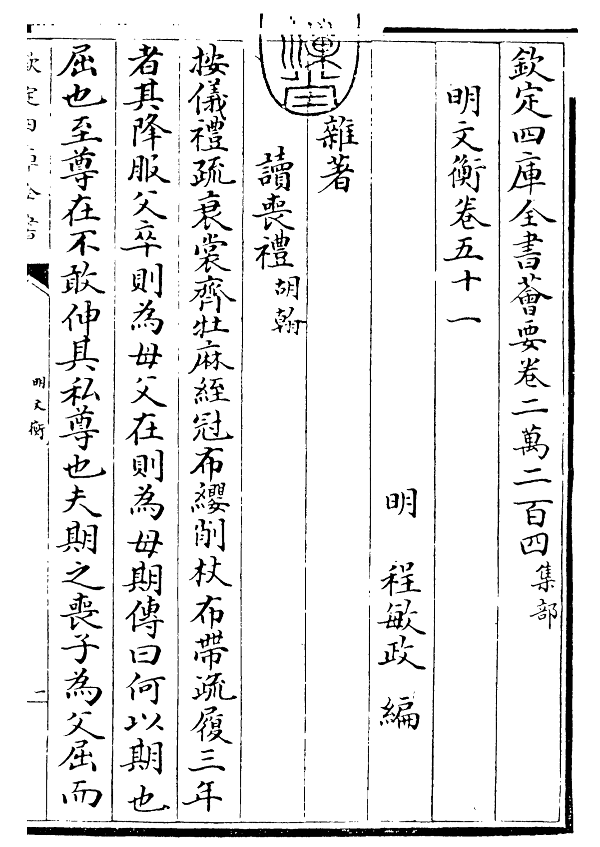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一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四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雜著

讀喪禮 胡翰

按儀禮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其降服父卒則為母父在則為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朞之喪子為父屈而

三年之喪母為長子得遂伸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為是說耳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為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尊而內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衷也斯亦偽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尊

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曰尊尊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月日亦同也今禮家定為曾祖父齊衰五月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日月不同矣以經攷之服之數盡於五緦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意其月日以是為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

也且疏云為父加隆三年則為祖宜大功為高祖宜小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為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恩殺為高曾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為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按禮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女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三年鄭康成引傳小記云男子冠而婦

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故但言衰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衰無帶下文無衽此蓋古者婦人之喪服也朱子定禮自緦以上莫不悉遵乎古而婦人之服豈宜以俚俗恭之若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之屬不知於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非無衰也具衰之下與男子異耳非今大袖也檀弓云去纚而露髻謂之露髻則以麻繞額與髻耳非今遮頭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笄傳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

猶令釵與頭須耳而令云竹釵布須亦非制也五禮廢久矣惟喪服民間尚多用之令家子斬衰裳齊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即位而有事于外家婦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即位而有事于内何啻黄鍾大吕而間以師延靡靡之樂犧尊龍勺而置之玉杯象箸之間其淆也甚矣是非朱子意也門人不察之過也問喪之記云親始死雞斯徒跣說者謂雞斯當作笄纚夫纚以黑繒韜髮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即吉可也而

凶事去之此又漢儒之不察也

夏后氏之郊　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

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為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何必郊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非所以語君子也夫君子之所以為德者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孔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大雅之述文王曰於緝熈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乎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故不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矣豈所以語君子哉其悖也甚矣或曰然則所謂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如之何曰其疵同也猶可謂之泛論泛論非言君子猶可說也不若非有恭敬則不

齊之陷而不可舉也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往往流于文而失于理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續志林　王禕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脩氏曾鞏氏王安石氏竝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為尤傑然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横開闔上下變化無不如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之浩博固將躐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諸篇議論超

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心慕之因竊其餘論續為十八篇陳俚樂於金聲玉振之餘爾兀缶於夏鼎商敦之末亦見其不知量已然而廟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王褘序 今錄八篇

周穆王時徐偃王為國除去刑爭末事君國子民待四方者務出於仁義而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焉或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服矣王不

伐楚必事徐楚遂舉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此也君子曰仁義天下之本也自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矣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行仁義而亡者知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乎地之中其為中國患久矣先乎穆王當成王時即已肆其強暴書所謂淮夷徐戎竝興東郊不開是也後乎穆王至宣王時其馮陵為尤甚詩

所謂徐方驛騷是也當穆王時天下晏安而天子乃無意於天下方乘八龍西遊與王母宴於瑤池之上逸樂而忘返於是偃王者得乘間而起用其寵絡駕馭之小智煦煦以為仁孑孑以為義以聾瞽東諸侯而諸侯之爭辯者適無所質正乃咸賓祭於徐庭偃王蓋自謂仁義之道為止於是而王業固可圖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不在是也故未幾為天子諸侯所不容而國以遂敗身以遂亡而偃王顧謂吾好行仁義之道以至此也嗚

呼藉使偃王誠知仁義之為道而力行之則民之附之者心必堅諸侯之從之者名正而言順湯武之業可成也其何敗亡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為仁義而徒假仁義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亡世之論者因以謂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殊其為仁義一也嗚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偃王假其名而行之湯武則真知之而行之以無偽者也興亡之效固判然不同矣湯武偃王奈何同年而語哉春秋之時宋襄公欲圖

霸亦徒假仁義以為名與楚人為泓之戰曰吾文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戰而敗國以幾亡故宋襄公之仁義即徐偃王之仁義也一則假以謀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晉文亦假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晉文之於仁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以成偃王襄公則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於假其敗亡也固宜此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國東遷而致衰不可也周居豐鄗豐鄗在西故謂洛為東都自武王遷九鼎于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於是乎卜洛以建邑而

郊丘社壇宗廟市里無乎不備是固以洛邑為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崤界蜀隴邪則東有成臯西有殽黽背河向伊洛其固有之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為天下上腴邪則左伊右瀍沃衍可以富也而況天下之中實維洛邑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晷於是而取正道里之所均四方諸侯於是而取則是則雒邑曷嘗不可以為都也以書攷之周公告成王使居新邑以為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是成王

嘗至洛邑事烝祭矣以詩攷之宣王徵車馬備器械會
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是宣王又嘗至洛邑會
諸侯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豈可謂
其失計乎藉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日蹙國百里已非
一日西夷交侵有甚於戎伐凡伯南征不復有甚於問
鼎重輕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蓋周自厲王之亂王室
板蕩不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無周矣
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遷周其將

不衰乎使文武而東遷周其有不興乎是周之所以衰
因無令王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堯都平陽而舜
遷蒲坂禹又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是唐
虞夏商之都固有定止蓋屢遷矣奈之何獨以周之東
遷為失計耶周公之言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
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本可以致興而所由致衰
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
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和稱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

之理此古今之所同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王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十四王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十八年平王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漢高帝既定天下謂羣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畧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

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亡者籍專為暴高帝務為寛大故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犯籍至火而屠之暴與寛大異趨如此楚漢興亡於是已决況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高帝則攬一時之英豪而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謂知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略矣其得天

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固善知人為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駕御之術以束縛馳驟之蓋有無足多者當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而高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爾既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為必死矣反遽拜之為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為過望效死以酬恩不復叛而信遂謂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酈食其為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焉耳蓋良始惟

為韓報讐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王而已為韓司徒其後又自褒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為韓不為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為不可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事膺專任守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盛高帝恐其脫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為衛又繫之廷尉以柳折之使自謹守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

汙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役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而高帝既知三子之為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不復知有忠信之為道君臣之際其不俱可惜哉且吾聞之舜之於十二牧武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非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視同一體烏有所謂相持之術哉嗚呼此古帝王之所以為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臣之際如此其不有媿於古帝王也夫

高帝六年叔孫通徴魯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君子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彼以為禮樂矣而吾謂非禮樂何哉彼徒知其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記曰禮者天地之别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孔子之論以為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

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論先之以仁義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此禮樂之謂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聖賢之治身即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以其不可斯須廢者而必俟乎百年亦何其迂之甚也是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可損益因革者文也故忠變為質質變而文繼文者不能保其不變也夏變而濩濩變而武繼武者亦不能保其不變也此皆文之謂也至論其本則古今一而已矣孔子所謂

百世可知者也吾故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自兩生創是說而漢儒悉宗之終漢之世禮樂之說紛如而其大槩則正朔也服色也辟雍也井田也封建也雅樂也是皆帝王經制之具而掃滅於暴秦者有王者作固當修而明之然漢之賢君莫如孝文漢興至是已及百年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而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與禮樂則謙讓以為未遑惟以德化民故海內安寧煙火萬里成康以後稱

治者莫加焉至武帝而改正朔矣議明堂矣至成帝議立辟雍未作而王莽作之矣至哀帝而詔定雅樂罷淫聲矣此三君者其於致治何如也自漢以來千數百年之間有為之君臣於斯數者未嘗不講明之其說易通而易行者正朔服色也言人人殊而或行或不及行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雖多而終不可行者封建井田也夫其可行者因之不可行者革之而皆足以為一代之治則其為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明矣禮樂之文無

與於治道也明矣蓋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詩書叔孫通鄙儒也因扳緜蕝柱之事將肅朝儀以止喧嘩乃進儒者可與守成之説夫肅朝儀以緜蕝從事其事至末也而通以為儒者守成之事兩生以為興禮樂之事嗟乎儒之為儒禮樂之為禮樂止是而已乎至隋文中子講道河汾謂其徒魏徵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逢明主必愧禮樂及聞江都之變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

年和之斯成矣其後唐太宗與房杜論興禮樂曰禮壞樂崩朕甚愍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徵與房杜皆慚悚而退是數公者可謂興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體矣雖未嘗以改法立制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之彌縫魏之諫諍皆人臣之所難爲在其娛禮樂也是故以征伐取天下者莫如湯武湯造邦之初誥其臣下曰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禮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此樂

也武下車之初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禮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此樂也然則革命不崇朝而禮樂行乎其間亦烏待於三十年之久乎故吾以謂兩生之所謂百年文中子之所謂三十年皆徒論禮樂之文而非達其本者也嗟乎兩生不足道也文中子動以聖人自擬而立論若是幾何而不為叔孫通也哉

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款

尚經術賔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横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於文武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

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諭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為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先武躬行於其先明章繼志於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為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於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

成風翕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其比隆於成周可也及乎元興以後閹豎擅政而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而漢已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義以扶其危直道正言分别其是非白黒不少回撓至於勢有不容而羅織鈎黨之獄起而其執彌堅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

感慨奮激如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論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於解印綬弃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其死以為恥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為辭雖以曹操之姦雄擅强大覬非望乃至沒身不敢廢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為效其有係於國家天下為尤

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曹操權勢日隆董昭言宜進爵加九錫以彰殊勛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

請或勞軍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禄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或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君子曰簒逆之人將欲奪人之國家必撑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意與已忤者從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遂也曹操之殺荀文若是已夫文若飲藥而死蓋自殺也而謂操殺之何哉蓋文若雖自殺而致其自殺者操也雖謂操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幸而處國家亂亡之際而欲自立於其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爾雖欲明哲保身有不

可得若文若者亦何其不幸也且文若可不謂正人賢士者歟當漢之亂豪傑並起文若以為曹操者庶幾可以圖大事定國家故從而佐之凡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略大德者大抵皆匡朝寧國之事豈嘗與謀篡漢哉而不知曹操者天下之姦雄懷其鬼蜮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篡漢乃其本心彼董昭逆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有以中其心之所欲矣文若雖賢而智不足顧謂曹公秉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不亦有

忤其心乎智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不止矣操見平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逢其志及圖九錫而又忤其志使文若而在將已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矣是故文若死操之惡遂成明年而九錫加及孫權稱臣稱述天命而操以為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操死子丕遂簒位而且以舜禹自居矣嗚呼世豈有是等文王舜禹也哉朱温將簒唐欲以優人張廷範為太常卿裴樞持其事樞等朝廷宿望温以為小事猶不已從必不肯

聽已取天下故肆其誅鋤白馬之禍樞等無遺類矣曹操之簒漢朱温之簒唐其惡一也操之殺荀彧温之殺裴樞何其所為之相類耶吾是以知簒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嗚呼以操久蓄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祚不啻如反掌文若縱忤已其力豈足以沮操當是時國之后戚朝之忠良殺戮畧盡留一文若夫亦何害而操曾不能少容焉文若則死矣而

不知篡魏之司馬懿已㨿其後而不察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而明不足以料其所難圖烏在曹操之為智哉懿既制魏國命子師及昭竝秉重權而昭子炎遂以代魏當其時王淩以壽春欲討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欲以壽春誅昭而不成巨姦之鋒夫人將噬之然人知司馬氏專魏而不知養成其惡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馬氏於魏猶曹氏之於漢而已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又曰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有天下者盍亦鑒觀之乎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薄嶺海戶門不
閉行不齎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蠻夷君
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歎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
既效矣或曰唐太宗仁不勝其武義不勝其利者也當
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於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
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舉黎陽㩮羣盜如振槁拉
朽其有天下如運諸掌視成湯之拯民似矣而陽尊隋

以為名則何異晉文河陽之尊周北擒頡利西滅高昌以及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衣冠其人郡縣其地視武王之通道似矣而高麗之征垂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召陵之伐楚太宗之用武果三王之義乎囚至五覆罪至三訊視古人聽獄之辭則審矣而張蘊古之死則未免於濫殺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視古人肉刑之制則輕矣而李君羨之誅則未免於淫刑太宗之用刑果三王之仁乎蓋其好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問之道有未

充故其設施制度綱紀雖有足觀而平生所為類皆假仁義以濟其功利之私爲在其為仁義也君子曰三代而下賢聖之君無如太宗矣而顧猶不足焉春秋責備之意其毋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宗雖若有愧論仁義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許而亦豈可以假之議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太矣太宗行之何其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蓋仁義之于天下如飢渴

之於飲食人情之所同欲也其所以同欲由人心之所同有也況當天下大亂之餘斯民新脫於水火綏之以仁撫之以義尤易為力故其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而從化如影響之從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為效易致而速成曾不待乎必世百年之久不謂之盛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者非其身之而孰致之乎使太宗行之以無倦雖至於由仁義行可也而謂其徒行

仁義可乎而況謂其假仁義不亦過乎且自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自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其治天下之效如此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備之不得與先王竝是則文武之前率五百餘年而遇一治世文武之後千有餘年而猶未遇願治之君也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嗚呼唐有天下更十八君垂三百年其間蜀道闕陜奉天之幸唐之幾亡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為唐焉是

則太宗仁義之效益不可誣而行仁義之功果何負於
太宗哉

魏徵嘗言於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爲
忠臣也君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爲有
良臣忠臣之異者則以其君有道無道有不同焉耳人
君有道人臣直道以事之而得明哲以保身故謂之良
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處君臣之常者也人君無
道人臣不容於直道而殺身以殉之故謂之忠臣君臣

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也是故有禹湯文武之為君則皐陶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為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為君則龍逢比干之流因而為忠臣嗚呼使其君為桀紂而已為龍逢比干之為此豈人臣之所願乎宜乎魏徵拳拳焉以為太宗告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太宗之為君盡諫如魏徵之為臣可謂各極其志無媿乎君明臣良者矣而徵猶為是言何哉嗚呼此政徵之所為善諫者也徵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為良臣君

無道則臣必為忠臣願陛下為有道無為無道苟為無道則臣將必為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耳不然則忠良雖異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為其身謀實為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孰與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為是言蓋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為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為有道也則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徵其寧有貶哉幸而太宗力致貞觀之

治而終為有道之君雖徵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為忠而忠臣未有不為良者也徵之此言抑有所矯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韋脂塞默惟以持祿固位為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暴戾而無所匡救因據魏徵良臣之言以為解卒致臣主有兩敗之禍嗚呼此又徵之罪人也哉

明文衡卷五十一

明文衡卷五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雜著

綱目凡例考異 汪克寛

或問春秋凡例子朱子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所為也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尚不能措一辭而三傳各立凡例後之言春秋者又各立例殆

將數十百家言人人殊學者將安取衷哉子朱子筆削資治通鑑為綱目褒貶去取一準春秋書法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倣首時之體辨名號以正名紀即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叙始終書篡弒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廵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偽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災

祥以垂勸戒片言隻字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銖積黍分芒忽靡忒故手筆凡例一卷備列所以筆削之法學者據此以求綱目之旨不須更設註脚而史外傳心之要典瞭然在目如眎諸掌與傳者之自立例以言春秋蓋不翅霄壤矣然魯齋王公刋之金華敬所文君刋之宣城而傳之未廣也至元丁丑友人倪仲弘偶得於其友朱平仲遂以示余余喜其有益於後學欲鋟梓俾遠其傳海寧任用和以其子從余遊聞而樂之廼刻諸家塾

余因考其同異以附於後并識其所從來之顛末於卷首云

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徐一夔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陽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信其改元歐史所据者以此所以不他見者疑其年號止行于國中而不

行於外國後并諱之至正中余避亂海寧州之東有姓許者嘗闢巨室得古墓一內有誌磚葢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驍勇有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也惜乎歐公未之見爾鏐殄巢殺宏誅昌以有兩浙之地又貢獻中朝不絕若無稱帝改元事當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涉慢重誨大怒會使臣烏昭遇韓玫使鏐還朝玫誣昭遇

稱臣舞蹈重誨遂奏削鏐王爵鏐蓋有激而然而鏐卒之歲實為明宗改元長興之壬辰則寶正六年之明年也重誨被殺當長興二年夏而元瓘自陳復鏐王爵則在重誨既死之後故元瓘襲位不復改元其事可見已以余觀之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故得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皆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至如傚者以分言之一陪臣爾亦授前

項職名儼然行帝者事矣奚待重誨見絕而然歐公去五代未遠故老所云蓋可信也當時十國皆非中國有繆之稱帝改元與否亦不足較第錄所見以備歐史之一證云爾

深衣考 朱右

上古巢居穴處閒衣鳥獸之皮以自蔽軒轅氏作制衣裳以示象公侯等數上下不紊自夫王澤一熄嬴劉迭興古制茫昧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註既有

未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復古之意矣宋司馬文正公始製深衣為燕居常服士大夫往往效之紹興間太常博士王普著深衣制度追合古人文公朱子脩入家禮趙公汝梅又著深衣說明白簡易未免互有得失近世天台牟氏仲裴刊誤慈溪馮氏公亮考證皆有發明右生也晚不獲承諸君子緒論而竊有志焉輙攷禮經及先儒諸氏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今可服庶幾好古博雅者有所稽而不惑於紛紜之議作深衣考

深衣之制

以白細布為之

古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今人為布無升數當用細密布潔白者

度用指尺

取各人中指中節以兩尖相距為寸今人用折尺亦彷彿

衣二幅屈其中為四幅

前後長居身三之一強自領至要王氏謂衣二尺二寸則恐傷太長當掖下則裁至袼外屬於袂

衽二幅

衽說文曰衣衿注交衽為衿爾雅衣皆為襟通作衿正義云深衣外衿之邊有緣則深衣有衽明矣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闊內連衣為六幅下屬於裳玉藻曰深衣衽當旁王氏謂袷下施衿趙氏謂上六幅皆是也

裳十二幅

長與身等經曰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玉藻曰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宜用布六幅斜裁上廣六寸下廣尺有二寸上屬於衣當要若人體大小又隨宜而廣狹之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

袼衣袂當掖之縫也

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

袪與袼平

祛袂口也舊制尺有二寸今時制宜稍小

袂中及齊與身參而圜之

齊謂袂下當縫處經曰袂圜以應規

要七尺二寸

當裳之上際王氏謂要中三蓋祛尺有二寸圜之為

二尺四寸則要七尺二寸

袷二寸交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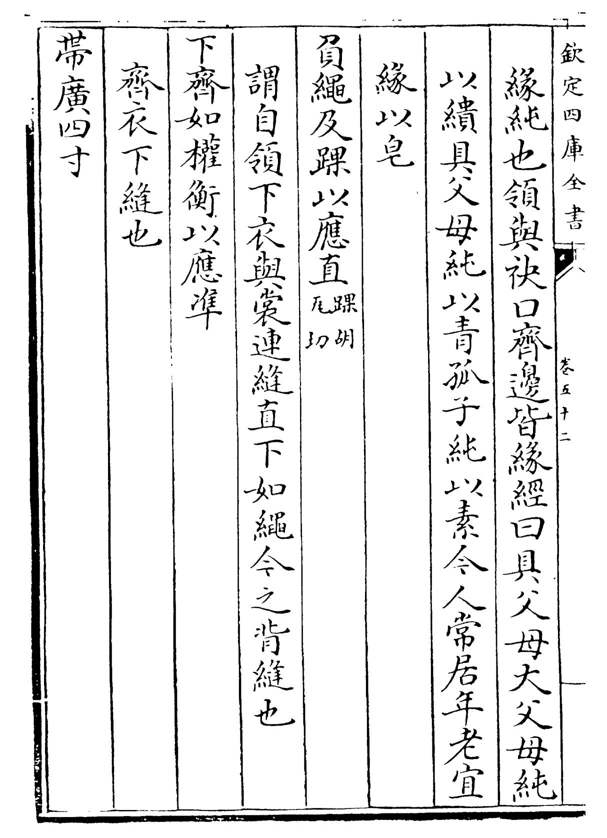
袷交領也玉藻曰深衣袷二寸注曲領也經曰曲袷

如規以應方

鉤邊續衽

邊謂邊縫也衽邊邊斜幅既無旁屬別裁直布而鉤之續之衽下若今之貼　經曰續衽鉤邊正以鉤邊續於衽也後人不察至有無衽之衣或有衽亦加鉤邊則於袷領相妨身服不宜姑正之以俟知者馮氏謂鉤邊乃要間當縫處亦非也

緣廣寸半



緣純也領與袂口齊邊皆緣經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繢具父母純以青孤子純以素今人常居年老宜緣以皂

負繩及踝以應直踝胡瓦切

謂自領下衣與裳連縫直下如繩令之背縫也

下齊如權衡以應凖

齊衣下縫也

帶廣四寸

以白繒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前復通屈四寸為
兩細垂其餘為紳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
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注終克也辟緣也克辟盡
緣之也細兩耳也天子諸侯從要後至紳皆緣之大
夫緣其兩耳及紳士惟緣其紳爾餘皆不緣也

紳長三尺辟二寸

辟邊緣也兩旁各廣一寸為二寸

約用組三寸

組綏屬以絲為之帶廣難結而易解故用組貫其細而約之

冠用緇布

緇黑色宜用烏紗而加漆焉上有辟積五 向左為吉加武卷於冠後今人屬武於冠前有紕如今人加夾於額者簪用象横貫之

幅巾加于冠

古冠無巾今人加以巾覆之中用烏紗方幅似今頭

巾但直縫其頂而殺其兩端爾

屨用白

古者屨順裳色夏布屨冬皮屨士冠禮曰玄端黑屨素積白屨則深衣屨宜用白約繶純用緇絇屨頭飾用條或用繒屈爲之繶牙底相接之縫亦綴以條以爲行戒純屨緣口也或黑屨則飾以青又著綦屨繫也其色同上約其余切 繶施力切

申屠子廸毁曹操廟文 唐肅

操之不臣於漢天下後世莫不知也而夷陵獨有廟夷陵之民皆愚邪夷陵自有廟來國不一姓官不一人而未有毀之者凡仕於夷陵者皆愚邪非也夷陵之民不皆愚或知毀而不能毀者力不逮也仕於夷陵者亦不皆愚或可毀而不敢毀者勇不勝私也雖然知毀而不能毀非愚也可毀而不毀者誠愚也申屠公以一介吏獨有事於此視之民則力足以有為視之官則勇足以勝私不流于俗不惑于禍使愚者駭不愚者悅也得非

俾歟嗚呼操之鬼遠矣雖毀之不足以誅之然公之為亦非以誅操也欲後世不臣如操者有所懼也

書博雞者事 高啟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鬬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即誣守納已

賕使者逐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于市衆知有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

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鬬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歛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冐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蟣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

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慙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

三尺以雖一言之撼固賊鎰之士哉第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志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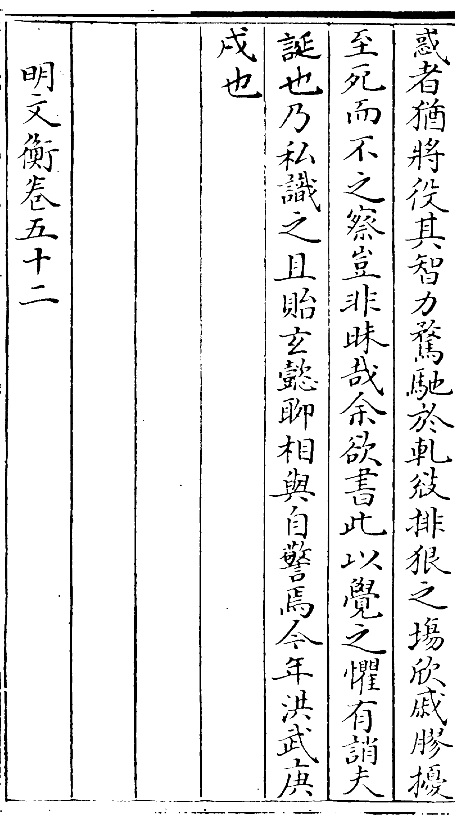
余與同郡謝玄懿俱在内府教胄子今年正月十一日之夜啓夢與玄懿晨俟午門若將趍朝者有揖余二人言曰二君當遷且顧國子祭酒梁公曰諸生盡以屬公余愕曰得無有遠調乎曰不然頃傳開平王兩既殯明

日以告玄懿私相與識之越三日既望故事當率諸生
入覲方叔立右順門內梁公傳旨下曰勅諸生出受業
太學二君俟後命言既引諸生去啓亦隨出明旦將朝
中使急召啓二人曰有旨命開平王二子侍學東宮俾
爾授之經宜趍入玄懿顧余笑共歎其夢之神也二月
二十日之夜玄懿夢與啓同被召至上所上授以一紙
若告身者玄懿受而忘拜竊視其文有翰林院三字焉
繼授啓啓拜受之明日以告啓亦私相與識之越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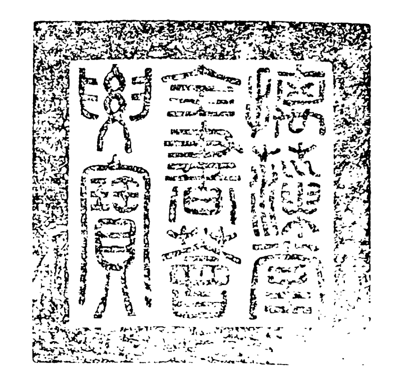
上御奉天門宰執並侍小黄門召啓陛上顧中書右丞
汪公曰諸儒在學久且皆有文行而令以布衣遊吾門
可乎汝亟以翰林之職處之因趣謝時玄懿以事出獨
不得拜焉明日遂各授職有差而啓與玄懿皆得編修
官云於是益共歎其夢之神也七月十五日之夜玄懿
母夫人林氏夢中使舁二櫥授兩家發各有白金在焉
其家捧視則化為炭闇以告吾婦余與玄懿聞之竊怪
其説稍隱不若向二夢之著又不知玄懿所得獨化為

炭何也然亦私相與識之至二十八日暮出院還舍有控馬馳召余二人上御闕樓俟馬既見奬諭良久面拜啓戸部侍郎玄懿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習理財且不敢驟膺重任辭去玄懿亦辭上即俞允各賜内帑白金命左丞相宣國公給牒放還於鄉既出都門與玄懿家共舟而東其二弟為余言累重多負賜金已盡費況歸無舊業相共歎咨尤其兄之早辭余因詁茲夢以解之乃始悟樹為除炭為歎愈共歎其夢之神也夫自周官

六夢之職廢學者莫能通其說前史所載夢之符於事者甚衆余嘗疑其誕焉今是三夢者不由因思而生得於恍惚噏嚶之間而可徵灼灼如此知未至若旣往無少忒焉其事之偶然者歟將人之禍福將至有司之者或預以相告歟抑精神靈爽有所感通而特兆於是歟何其神也是知凡得喪之數固皆定於㝠㝠而無能逃焉者矣夫以吾二人一官之遷一命之授與區區之進退猶然而況其大者乎然則士之生也惟當自盡其所



宜為外者一委於命順於數而無所容心焉可也而世之惑者猶將役其智力鶩馳於軋裓排狠之塲欣戚膠擾至死而不之察豈非昧哉余欲書此以覺之懼有誚夫誕也乃私識之且貽玄懿聊相與自警焉今年洪武庚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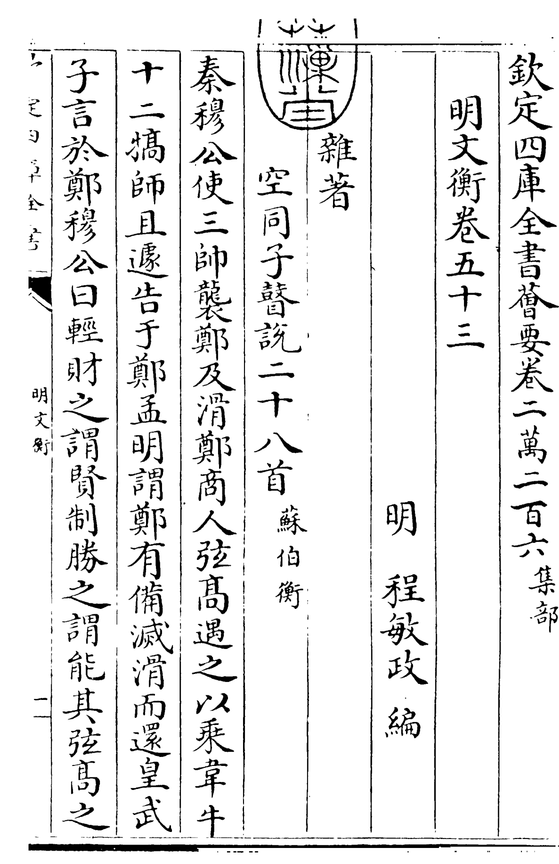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蕭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明文衡卷五十三

明 程敏政 編

雜著

空同子瞽說二十八首 蘇伯衡

秦穆公使三帥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牛十二犒師且遽告于鄭孟明謂鄭有備滅滑而還皇武子言於鄭穆公曰輕財之謂賢制勝之謂能其弦高之

謂矣夫高將市於周遇秦師於滑知其包藏禍心求逞於我不愛其乘韋與牛十二用之犒師以息鄭國可謂輕財既犒師矣遂奪其心三帥知我有備氣沮計窮暴骨是懼歛兵而退可謂制勝不然秦師奄至誰其禦之我之弗知何以能備孟明西乞白乙攻我於外杞子逢孫楊孫應之於内存亡之數未可知也令甲兵不試邊鄙不聳刻敵遠却社稷用寧高之力與功莫大焉舉賢用能賞功所以為國也君請圖之以勸來者穆公曰無

遺於善而民知所適何以弗為遂召弦高賜馬高稽首曰臣草莽之臣未嘗獲齒君之輿隷惟是貿遷有無以利民用臣之職也方秦師之東也不虞相遇於滑不及以聞於執事輒致君之命有犒於其師出臣之位矯君之命死有餘罪君惠免之而不以戮為幸已甚何賜之敢覬覦先君桓武莊文勲在王室天鑒其忠祚我子孫恤其菑而捍其患秦師之不克逞志於我則由此故也臣何力之有而君歸功於臣而賜焉使人謂君以臣之

故而賞僭也無乃不可乎貪天之功以為己功猶竊人之物以為己物也罪又甚焉其敢幸秦師之退而自為功乎若曰不腆韋牛臣之自輸於是乎歸焉臣雖賈竪又敢取之以犯不義乎臣聞為人子不敢私其財義也故雖子之財父實有之子之道臣之道也如是自臣身至於妻孥私家孰非君之有哉寓於臣而已非君實寓則臣焉取之牛韋在臣猶在君也輸以共用固其所也若私君之有曰我之有而求歸焉夫豈義乎獲賜而亡

義又焉用之且微社稷之靈先君主君之福秦師有進而無退傳於城下其誰獲免於執干戈以事捍禦乎臣將覆亡之不暇而況能有牛與韋乎今徼福於君不惟全其首領亦完其室家矣其為賜也不亦大乎豈獨臣受賜雖國人皆受賜而臣重有賜焉人將謂臣無厭而懼且以為僇矣君無庸賜之是免臣於僇而納之於義也請辭之穆公曰成子之名而教民以義何故不為遂許高君子於是謂鄭穆公君矣皇武子臣矣弦高民矣

聞善而能從明也見賢而能推忠也有功而不德謙也明以撫衆君之道也忠以事上臣之職也謙以自居民之行也君明臣忠民謙求國無治不可得也此鄭之所以免於秦之師也

魯宣公税畒孟獻子諫曰魯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魯也曰秉周禮也今税畒是棄周禮也以秉禮聞而棄之諸侯其謂我何先君隱公以我許田易鄭之祊君子猶且非之曰有王制在王吏若以疆埸爲問將何以辭其

大討欲取民有制而可逞君之欲乎昔者先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畞百為夫夫九為井井九為邑邑四為丘丘四為甸甸四為縣縣四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制於是乎定焉大國食者半中叅之一小四之一而其取民也皆什一焉什一制之謂也制所以律貪而禁暴也夫先王封建諸侯使治民而食其力以利民也豈厲民哉故為之制食於人者雖貪冐弗使過焉食人者雖鄙嗇弗使不及焉是故制猶水之防焉防猶

不可決而況先王之制乎上所以取乎下下所以奉乎上也不過什一為日久矣而君過取焉譬則決水之防也夫君人者上承天王下撫庶民而踰制歛財其無乃非義乎踰制蔑君歛財毒民蔑君君怒毒民民怨若怨怒並興禍亂將至抑國家之不能安靖而君焉逞欲越自魯公撫封於少皡之墟十九世矣土田是賦以給公室有自來矣載其儉德百事攸共臣未聞其不足也而今不足焉庸非奇悪奢淫之日新乎四者所謂蠧也府

庫空虛則職此也不然夫豈不見稅歛之時入則足用在三事而已一曰窒欲二曰節用三曰由禮三者之中禮為之體必由乎禮而后動焉非禮不欲非禮不用如是則什一無弗足也若動不由乎禮非禮亦用非禮亦欲則雖什二又何足之有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鑒於先公而惟三事之是務焉用稅畝詒怒速怨示貪臣恐所獲不如所喪也君其圖之弗從遂稅畝君子曰魯之不競也宜哉浚民以從欲長國家者患無民不

患無財紂有鉅橋之粟鹿臺之財而曰獨夫無民之謂也若之何浚之古之人君知國本之在民是以用其賢能為其司牧授其田宅教其樹畜開其衣食同其好惡恤其疾苦補其匱乏遂其庶富致其勸懲興其孝悌忠信本既固矣而後邦寧三代異制厥道一也令縱不能損上益下而又瘠民以肥已自伐其本矣而曾之不亡所謂一世無道國之未艾也

成王問君奭以守成之道對曰恪遵成憲崇信耇老無

取昔命令而紛更無陋舊規模而改作王曰其要何居對曰在詩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在書有之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王曰不已懼乎對曰十圍之木植之非二三百年不大及乎伐之也不累日而仆矣九成之臺築之非踰時閲歲不成及乎毀之也不累日而夷矣植之難而伐之易也如此成之難而毀之易也如此安得而不懼也周之天下后稷建之公劉篤之太王拓之王季勤之文王武王成之此十圍之木也此九成之

臺也如之何其無懼也夏之民嘗去桀而歸湯矣商之民嘗去紂而歸周矣王不聞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如之何其無懼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國何貴李克對曰貴士文侯曰何貴於士李克曰兆民之庶君不能自撫也三軍之衆君不能自馭也百職之富君不能自脩也萬事之煩君不能自理也而士者君之所與撫兆民馭三軍脩百職理萬事者也得士則兆民得其生三軍得其所百職得其宜

萬事得其序而君得以安富尊榮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得士也狐偃曰仁親以為寶貴士也士之貴也尚矣楚有子玉晉文側席吳殺子胥勾踐進兵燕用樂毅齊不能支魯亡季孫邾亦相侵士之用舍國勢之強弱係焉何得而無貴乎三仁既去殷國遂墟二老來歸周業攸成伊尹就桀夏社未亡百里奚至秦虞公以滅士之去就社稷之存亡係焉何得而無貴乎文侯曰焉得士而與之共國哉李克曰知之則用之用之則任之任

之則信之信之則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天下者皆將竭蹶而至矣知之而不用之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不信之信之而不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國中者皆將治任而去矣文侯曰善於是師卜子夏田子方客段干木相魏成任翟璜西門豹以吳起樂羊為將用屈侯鮒為子擊傅而魏之為國也天下莫強焉君子曰無競維人信矣哉不然三晉地醜德齊魏何以無敵於天下也

楚王入於雲澤若虎兕若蜼玃若鹿豕若鳴雁若鵁鸕若鶖鶬若鷫鸘見王無不恂然決起翔者奮飛走者遐竄高者入雲霄下者伏灌莽有錦雞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競明悅焉左右闕弓再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於鷹犬或隕於鋒刃或傷於網羅而雞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雞也得全其生以綬見樊於籠亦以綬然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

雞有綬藉使深藏矯舉其飛㝠㝠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烏乎取哉故其無逃於樊籠之間非綬實為之吐則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材自眩哉

空同子曰陸贄之召為翰林學士在建中之初盧杞之相在二年至四年以李懷光論奏而貶杞新安司馬杞之為人懷光猶知惡之贄與之同朝三年矣未嘗顯斥之第因奏議微示論刺而已及其既貶乃聲言其奸邪致亂贄之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在貞元八年裴延齡

之判度支在七月贄於時極言用延齡之非德宗不聽十年十一月猶上書歷數其罪惡而贄竟除太子賓客使贄惡杞論杞如惡延齡論延齡則杞之貶當不在四年其惡亦當不至已稔又何自致朱泚之亂而有奉天之幸哉方杞在位也贄則不顯斥其奸邪及杞去位也贄乃追咎其致亂而贄之於延齡也則始終言之不少置謂位不同邪則學士號内相猶之為相也謂時不同邪則杞為相日贄諫非不行言非不聽也此何為哉然

觀贄語所親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何所恤可謂不以得失為患者也而於此不能使人無間然余是以累歎而深惜焉

辟閭氏蒲盧氏過義渠氏義渠氏舉觴觴焉辟閭氏心若不快中酒屢興歎義渠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子中飲而歎無乃有隱憂乎辟閭氏曰吾聞危莫危於上下交征利時之人無有賢愚貴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故私憂之耳蒲盧氏曰若好利則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

賢愚無不好則豈其然乎辟閭氏曰子以我為不信吾與子行試之乃懷金錢數十與蒲盧氏義渠氏俱出北闕外遺其二道上而伏隱處窺焉少頃一樵夫負薪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走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一童子驅羊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出遺金錢如初尋一媪行過不拾而去辟閭氏怪之追問媪曰何之媪曰家貧將入城從人乞貸耳曰媪且欲乞貸於人道上有遺金錢何不拾也媪曰耄矣恨不之見耳見

之安得不拾而已乎遽問安在辟閭氏指以告之媪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從奴數人來見曰此我所遺也媪何得取命其從奴取之去辟閭氏曰媪非老者乎童子非弱者乎樵夫非愚且賤者乎騎者非賢且貴者乎而見金錢無弗取吾之言其弗信矣乎蒲盧氏曰然則奈何曰惟義可以治之義明則廉恥興廉恥興則取予不苟矣雖然義其具也非其要也曰何謂要曰上之人以身率之儉德是恭屏去淫侈取之以道無富之貪則其要

也故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上者徒訓以義而不教之以身其曷由知所法也不奪不厭矣

空同子過北邙山見叢塚焉喟然而嘆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俠客釋氏乎其騶儈乎其𤱶隸乎其操瓢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鹵簿鼓吹前挽後擁而歸之斯乎其東縛而遺之斯乎其殣而埋之斯乎其始將錮三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便房徼道門闕罘罳之極其壯麗乎將秘器臣

妾之備置乎將穿不及泉而丘壟之無處乎將不封而不樹乎其中將珠襦玉匣黃腸題凑乎將桐木為棺葛藟為緘乎將厚衣以薪乎將倮而反其真乎嗚呼噫嘻蓋皆不可知矣況乎其主名邑里可得而稽乎但見華表摧折穹碑剥落土花磷徧牛羊𥘿角可悲也夫牧豎縱横汎掃不至漆燈已滅陰燐昭晰可悲也夫蒿萊没垣麒麟欹側翁仲無言白日自没可悲也夫衰草離離露冷風凄罔象出没狐狸嘯啼可悲也夫言未卒傍有

樵者曰唉又何足悲哉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駒之馳方其生存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者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歡欣得失用舍夭壽參差不齊及大期之奄及倏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秦儀雄如項籍巧如工倕腰懸章綬手執璧圭布視錦綉塊視珠璣雖欲不同為螻蟻之歸得乎唉歲月荏苒寒暑推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澌盡而塵飛頹然獨存者第敗塚之纍纍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丘壟塋域又

將爾耕而我犁蒼然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已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兹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為之佇立而歔欷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維賢維哲立德立功坤翕乾張蟠地極穹有生有死雖衆攸同其英魂靈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壞其令聞廣譽則長並天地以無窮苟能如是則善矣尚何彼之悲為唉宇宙有不朽而不務之方蠅營狙詐舞女用機競浮榮於旦暮較强弱於錙銖俯有拾仰有取爭勢利計崇庳將其肉未

寒而名已泯何舉世之汲汲蚩蚩也空同子曰善哉去其健羨脫其銜羈放乎山林弦琴誦詩進德脩業惟恐後時

海賈謂漁者曰我之賈於江海也大舟如山後不見前檣高入雲航廣彌天竒貨異寶塡委其間真臘流求川蜀荆蠻乘風駕浪朝往夕還獲利至速以慱用力至逸以安爾何不操我之舟以利天下以濟不通乃駕舴艋而浮游溪澗之中低梔短篷逢坎窪其容輕如浮梗迅若

飛鴻倏依淺瀨忽緣長鉷槳蕩乎浦溆之裔纜繫乎蒲葦之叢舉罶得蝦投干取鰯以給衣食以活妻孥抑何陋𣥂抑何愚𣥂漁者曰貨寳者盜賊之餌也江海者風波之區也分薄而利厚未有不困者也力小而圖大未有不危者也與其冐風波之險孰若即安於浦溆之有餘與其懐盜賊之憂孰若取足於魚蝦之無虞大舟之利吾豈不知顧力有所不足而分有所拘耳使吾舍漁又何覬覦乎乃歌曰我舟一葉兮可安居兮我魚數寸

兮可克虛兮侯之豐兮憂之大兮我何以涉江海為爾
毋我愚兮我寧爾隨空同子聞之曰漁者其賢乎夫能
量力者必守己能知分者必安命安命則不貪守己則
不競不貪近乎仁不競近乎義義且仁漁者果賢乎使
人皆爾也又何至冒利而黷貨希寵而徇勢輕性命而
履危機昧廉恥而即汚穢皇皇而不知老役役以至於
斃也哉

空同子行於河濵見漁者視其綱則繒也覩其所得之

魚宛轉噞喁鱗鬣莫辨則其大者才如指而已顧謂門弟子曰先王發政網罟之目必四寸而魚之鬻於市者必滿尺何其仁也當是之時魚鼈之類咸遂其生又何幸也今繒以為罔而魚之如指大者登鼎俎焉甚哉乎魚之不幸也甚哉乎漁者之不仁也漁者曰嘻是何足怪古者取民率什一後世則太半矣古者役民歲三日後世則終歲矣古者山澤無禁關譏不征後世則以山澤關市之征為經費矣然則不幸豈直魚哉不仁豈直

漁者哉空同子乃歌曰列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歌已而歸歸而覃慼者累日

於陵生問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信乎曰信曰自黄帝堯舜以來居其位未有不服其服者而天下之隆平何以弗若唐虞曰大哉問矣衣裳之制始於黄帝而備於堯舜其繪於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焉其繡於下裳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焉所以象德也夫豈為身之章以起人之美觀乎是故明目達聰無遠不燭

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恭己無為萬國咸寧山之鎮也聖神文武之難名睿哲温恭之不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熙庶績而禮樂刑政粲然華蟲之文也宗廟享之子孫保之虎蜼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火之明也十二牧之疇洛六府三事之允治烝民之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立牧而建長内華而外夷黻之辨也然則聖王之為衣裳也所以象德也非聖德

之有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為之昭焉故也服其服而有其德此乃天下之所以隆平也服之在身德之不足而垂拱焉殆與被偶人以文繡而坐之巖廊之上無異矣欲天下隆平豈可得乎居堯舜之位服堯舜之服備堯舜之德而治不唐虞之若吾未之信也於陵子曰服以彖德德欲稱服夫子之言至矣非獨天子為然公侯卿大夫皆當然也不然幾何其不為彼已之子也哉

空同子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強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耶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材不下陛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脩其風俗不美也東漢

自安順以下日入於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皆有絶人之姿曹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者由世祖敦尚學術興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設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脩於上風俗美於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為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然而於凡大閑

漠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可乎哉

空同子過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為膏塗竹枝凡盤盂几席簾幙窓户間無不樹之空同子曰何為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羣集焉無得脱者曰蠅螫子手足乎曰否曰蠅嘬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於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人嘬人而善�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點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之不

止也曰子知蠅蠅之善睦而不知人蠅之善睦尤甚也

曰何謂人蠅曰屬耳於垣陰伺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

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為賢以詐為忠非人

蠅而何以正直為回邪以剛方為專恣非人蠅而何子

奈何不務除之也曰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

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德以為聽好惡之不作情偽

之灼知是非之莫惑凡人貌而蠅行者不信之而怒之

不恕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

雖欲黒吾白而黒無得而措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空同子掩書而起曳杖而歌曰默吾知任吾真佚吾形抱吾神兩耳之存六用之泯人乎天乎天乎人乎吃者闕翁聞之蹷然謂空同子曰夫子殆非故夫子矣何今之歌者異乎昔之歌者也空同子曰今者造物補我一竅吾逐與舍聰氏為友乘無形之龍以適無象之野而

遊乎無聞之鄉處乎無聲之境登乎無情之庭吹萬變作而吾肎兮無知疾雷破山而吾寂焉無覺况乎毁譽吁俞笑歌呻吟足感吾之心乎夫我一竅之完也而我適吾適也若此庸詎知吾之七竅而造物不皆吾補乎我其為空同乎子將求我於空同之上乎吃者闕翁曰予遊心於壘壘也久矣願執鞭而從夫子之後也

尉遲楚好為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

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

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别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沈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

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囘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温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劒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

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三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䰟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

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蹶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倜焉無難能者矣

東郭氏之猫羣聚於庭首以相枕足以相拊尾以相戲舌以相咶甚相狎也投之腐鼠皆挺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者或逐其後或據其前或號其右或攫其左相與鬬且噬矣空同子曰利之善移心術也如此夫物引於前欲炎於中恐已不得而人得之也雖腐鼠之微甚狎

之猫鬬而噬弗顧矣而况有大於鼠者乎今之人平居相與握手附耳以致歡忻洽愛自謂骨肉良不過是及乎勢位一接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義醜詆而深排陰擠而陽奪不得之不已心術之移於利也如是則與東郭氏之猫何異哉

空同子曰賢者謀道而不謀食故賢者難進而易退也其君知之至然後起禮之恭然後留信之篤然後用故君得之而君以正國得之而國以安天下得之而天下

以平或遇之不以其道則納屨去不終日矣蓋君子出非茍進也道合則出也處非茍退也道不合則處也吾知謀道而已吾庸知富與貴哉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祿待祿而富待爵而貴外也非內也道德以為貴仁義以為富斯內也非外也古之賢者明乎內外之分是以難進而易退也世之所謂賢者知之不至幡然而起禮之不恭恬然而留信之不篤樂然而用而遇之不以其道不去也夫豈非以外者為足重歟吾見其患得患失

之不暇而暇圖謀國家利安百姓哉倐焉而辭職忽焉而拜官暮而處朝而出屢進而屢退其於道何如也

空同子曰君子不以卑賤而恥教人亦不以尊貴而恥教於人故君子能成己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猶器以範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誠足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教人者也吾之德誠待乎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貴固教於人者也是故教人者存心於成人也夫庸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教於人者存心於

成己也夫庸計其位卑賤於吾乎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湯也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文也可謂尊貴矣而教於君疇務成昭西王國成子伯時子思虢叔管仲卜商曾無難色君疇也務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也時子思也虢叔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齊桓魏文曾無赧容豈非存心於成己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恥教於人故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聖之八士者不恥教人故能聖其賢而

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己守道必若古之為教者然後能成人教於人者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己令也在下位而為教則慊然不安而人且以為倨在上位而受教則闇然不屑而人且以為辱不中者終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於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恥教人之過邪不知尊貴者恥教於人之過也

空同子曰土苴易得之物也在天地之間庸詎知其限

乎然使一人聚之而十人取之烏有不盡者哉以無限之物聚之者寡而取之者衆然且盡焉况乎粟米布帛出於人力而有限乎今所在耕者織者恒不滿數百家而食者衣者恒數萬家物力安得而不屈乎人之力多者莫如烏獲數百人之中力如烏獲者不能二三人若使二三有力人而代數百人者服奔走轉移之勞未有不憊者也多田之家譬則多力之人也大抵一邑之間一鄉之内數百户之中田多者初不過三四户令也服

役於官惟多田之家而已其餘或賈於市或商於途或執百工技藝雖積蓄有餘以其無田也役未嘗及焉則與使二三有力人服數百人奔走轉移之勞無異矣欲巨室無困其可得乎何如則物力不屈曰貴農何如則巨室不困曰均役不然南畝之民且相率逐末田多之家且胥為窶人國將奈之何哉

空同子曰休徵咎徵天之所以禍福國家者也五福六極天之所以禍福人民者也而莫不有以致之國家之

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福也而福至葢有隱德也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禍也而禍至葢有隱惡也人不念福本於隱德而見其得福也則以為無妄之福焉人不念禍基於隱惡而見其得禍也則以為無妄之禍焉是徒知有形之惡而不知無形之惡也徒知有名之善而不知無名之善也無名之善隱德是也無形之禍隱惡是也皆萌乎念慮而常存乎心者也而政之臧否行之誠偽莫不由之一心之微貫徹三極自萬乘至於

匹夫無貴賤一也善惡之萌迹雖未著念則甚烈已知之人莫知也人莫之知天未嘗不知也天知之是以天得而禍福之也故天之福隱德禍隱惡猶聖人之誅心也善觀人者惟觀其所得所得福也則其以善存心必矣所得禍也則其以惡存心必矣善格天者惟慎其所存心存乎善則福應之必矣心存乎惡則禍應之必矣天非穹然蒼然之謂也理而已矣理無不在故天無不體逆乎理逆乎天也順乎理順乎天也逆順者善惡之

機也善惡者禍福之門也而禍福未有無妄者也故隱德之報不自其身則自其祖父隱惡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況萬乘為天之子居天之位用天之道執天之行其感應又當何如故漢高祖心乎寛仁唐太宗心乎仁義而吕后武后不能移其祚秦始皇心乎殘暴漢武帝心乎兵刑而扶蘇據雁其殃所謂出乎爾者返乎爾者豈獨雨暘燠寒風見於歲月日時之間而已善惡之機不可以弗之慎也是以唐虞三代之聖人莫不

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亹亹不能一息寧也皆所以順乎天也是故君子不必求福也不必禳禍也夫亦順天而已矣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而順天則在慎獨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已之所獨知猶人之所知敬義以自持誠一而毋貳身之所履無弗順心之所存無非善斯君子之所以免禍也斯君子之所以受福也

空同子曰古之所謂貴者不待爵命而貴也道德有諸

已而已矣古之所謂富者不待貨財而富也道德有諸己而已矣貴不待爵命故雖處畎畝爲齊民而貴莫加焉富不待貨財故雖衣不完食不足而富莫加焉處畎畝爲齊民而貴無以加此之謂天貴衣不完食不足而富無以加此之謂天富天貴天富富貴之在內者也其得之自我其失之自我人不得而與之亦不得而奪之故貴富以天者通不榮而窮不醜有不驕而無不戚今之所謂貴者非道德之謂也爵命而已矣今之所謂富

者非道德之謂也貨財而已矣爵命以為貴故朝居位而慕去位則慕得而賤之矣貨財以為富故朝有餘而慕不足則慕得而貧之矣慕去位而慕以為賤此之謂人貴慕不足而慕以為貧此之謂人富人貴人富富貴之在外者也其得之非我其失之非我人可得而與之亦可得而奪之故富貴以人者通則榮而窮則醜有則驕而無則戚君子也者天之貴富人之貴富兼焉者有之矣小人也者天之貴富人之貴富兼焉者未之有也

是故君子有人貴而無天貴無寧有天貴而無人貴有人富而無天富無寧有天富而無人富有天之富貴無害為聖賢孔顔之徒是已有人之富貴無救於狂愚桀紂之徒是已於戲吾身有至貴富者存而世之人乃舍而求之外悲夫

空同子曰有求於人而不加親無求於人而不加疎此其人君子也有求於人而惟恐不親無求於人而惟恐不疎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

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疎於己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己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必加疎於己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己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友謂之真小人之友謂之偽偽友者常多有也真友者常鮮有也鮮真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多偽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而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俱無隆替則

君子之心也小人友以勢利而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俱其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恒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恒也以有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疎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疎之也況大者乎是故君子不苟友人亦不苟友於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於人必慎其所以友也慎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慎友不於始則不能得其

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而相忮相軋相毁相競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於其始而相忮相軋相毁相競相傾相仇相殘於其終偽友者則為之也真友者固不為之也故君子察之慎之友焉而出於真者則内友焉而鄰於偽者則絶絶偽友所以率天下薄勢利也内真友所以率天下敦道義也敦道義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士蔿以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謀去羣公子乃與羣公子謀使譖富子其一公子謂羣公子曰不可詐愚鬼蜮何可信也宗族骨肉何可疏也信鬼蜮不智疏骨肉不仁仁智不足禍患將至杕杜之風角弓之雅乃所知也不假瀆告敢以細事開於左右曲沃之奥有神叢叢大木也蔦與女蘿附焉神患蔦蘿之滋蔓也欲去之乃謂蔦蘿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於陰之多也今木之榦且數圍而爾之蔓不滿寸則其枝葉實爾蔽也

蔦與女蘿亦自見其蔓不如木之碩也疾之見夢於里人曰祥非神之為惟木之怪里人遂伐木木之既伐蔦蘿莫傅是以亦瘁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蔦蘿也豈可云哉富子苟去我亦何所利焉羣公子不聽遂譖富子而去之士蔿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為寢其中列楹其四阿復列楹以相夾輔也撼其一楹棟必橈去其一楹寢必隳如是寢之所恃固在楹之衆矣我之有族猶人之有寢也而吾與游氏

楹之謂也昔者之譖富子一楹去矣去其一也且懼壓焉況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豈惟二子而不改圖可乎羣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既士蔿使盡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於身一體也目視耳聽患生故能知手捍足防難至故能備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語所謂絕物也何能為哉身之全者鮮矣令譬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吾族之手足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殺而吾足亡

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并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必從之盍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羣公子不聽遂盡殺游氏之族士蔿乃城聚而處羣公子獻公果圍聚盡殺羣公子君子曰强宗翰也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羣公子縱不是思一人托物而致意三焉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於難羣公子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者

矣此計所以為事之本聽所以為存亡之機而貴乎哲也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齊王問陳軫曰大臣竊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軫曰此非微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過淄水淄水上有兩叢祠水東之祠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絶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為禍福其一神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今夫大臣者神叢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趍勢利者也王欲知權

重之所在亦惟觀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明日朝羣臣問曰淄水上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儌福者如市其一無一人儌福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曰由其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可羅雀而諸大夫門車轂常擊其無乃似之乎羣臣咸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軫之取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羣臣也則過矣夫亦自強而已耳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已不自強而惟患政不自

已出授人以太阿而欲無其割得乎

空同子曰天下之物本方圓烏用規矩哉皆平直烏用準繩哉木也有直有不直不有繩焉其不直者則何以直乎欲直其不直是以繩生焉地也有平有不平不有準焉其不平者則何以平乎欲平其不平是以準生焉輿不自方以矩而成方蓋不自圓以規而成圓故繩之設因木之不直也準之設因地之不平也規矩之設因輿蓋之不方圓也規矩準繩設則天下無物弗方圓平

直矣是故聖人之治天下蓋莫不因而為之制也因民之不皆信也於是乎為之權衡度量因民之不皆善也於是為之禮樂政教因民之不皆從也於是乎為之賞罰因民之不皆治也於是乎為之兵刑使天下無人而不信有權衡度量哉無人而不善有禮樂政教哉無人而不從有賞罰哉無人而不治有兵刑哉之數者設焉而後天下無不信不善不從不治之民然則權衡度量之立禮樂政教之脩賞罰之用兵刑之施可一日少乎

雖然不出於結繩之前結繩之後斯出焉吾固知聖人甚不得已也雖不得已亦豈外人心而有為哉是故賞因其好善之心而勸之云耳罰因其惡惡之心而懲之云耳禮樂政刑之類罔不皆然亦猶馬之性行也而乘之乘之而羈靮作焉牛之性耕也而服之服之而楅衡作焉而曲學者乃謂聖人之治天下削物之性侵物之德是烏足與論聖人

或曰言之立也於世何與焉而論其不朽乃與立德立

功者等不既過焉乎哉空同子曰孔孟以空言配禹吾
先祖嘗論之矣不敢勦取以瀆告姑言史氏之設其為
言也何敢望孔孟之萬一然要其極也使德備於身功
加於時者而不有史氏焉迹其終始發其精微見於論
著書於簡冊傳之當世垂之後來亦焉能不朽而永存
哉是故唐虞三代遠矣其聖君賢相之盛德大業仁人
君子之微言茂行與夫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昭乎如日
月之麗天更於萬世而彌顯者則亦賴詩書史記之存

也不然流風遺韻之猶存宏規遠矩之無徵雖欲憲章祖述之夫安得而憲章祖述之此孔子欲言夏殷之禮而有文獻不足之歎也而況春秋戰國秦漢以來其功德不及唐虞三代遠甚其遺愛何足以起人之思慕而遂不至於無聞者詎非以史哉由其史之存也故宇宙之分合國家之理亂政事之得失習俗之美惡道術之邪正人材之賢否學士大夫得以討論而時君世佐得以鑒戒焉然則文史之職其為重而非輕也明矣其為

要而非冗也審矣漢武帝乃以戲弄倡優畜之謂之不知務可也矧道明德立之士不獲見之行事而托空言以立教者奚可少之哉奚可少之哉

公乘生問於空同子曰何以處憂患也曰聽其所為曰何謂聽其所為曰不動吾心曰心何以能不動曰物我皆喪吾嘗自安東浮海至於崑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吾自分必死已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起居食飲言笑與平時無異焉舟中

之人皆凌兢戰慄如露立氷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於魚腹血於兵刃命矣死無時矣不必懼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孰若安坐飽食哉衆乃少安比登岸吾問同舟之人方寇賊僄淺颶風時公等皆懼我不懼公等皆不食飲我食飲今日公等登岸我亦登岸則吾向云云豈不信矣乎相視一笑吾以是信處憂患惟聽其所為而已矣聽其所為則不知憂患之為憂憂患而自然安焉豈惟憂患

哉處富貴亦然是以得失不患也世之人皆有所顧故皆有所慕有所畏畏慕交於中此其臨財則義不明臨陳則戰不力而不思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莫非命也又何必臨事皇皇然計其美惡而就避哉祇足以亂方寸焉耳公乘生曰余聞處憂患而得行己之道其殆所謂可以終身行之者請書諸紳

申屠生問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治曰養之曰有道乎曰有曰道何如曰少思寡欲主敬少思則

靜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靜其本也明其體也一其要也今夫水其一人撓之而其一人不之撓若苟一撓一不撓則針遺芥墮而可指取也必於其不撓者焉苟自不撓者可指取則是以靜為本矣今夫鏡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之翳若苟一翳一不翳則妍醜並照而無遁形也必於其不翳者焉苟自其不翳者無遁形則是以明為體矣今夫路其東多歧而其西無歧則牧豎過之而亡其羊也必於其歧多者焉苟自其歧多者亡羊則是以一為要矣一故

静静故明静明一學之務畢矣是故少思未遽静也少思則欲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未遽明也寡欲則情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未遽一也主敬則有主而無貳可至焉無思則静矣無欲則明矣無貳則一矣而學之務畢矣故曰其道在少思寡欲主敬此非余言也先民之訓也力行則存乎人

志殺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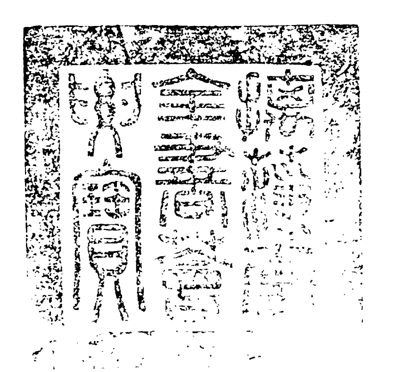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其子甲垣攫其豕豕吚然

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躡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鄰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豕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髙溪一聚壯者操刃與梃弱者聲銅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冀以懼衆衆不為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梃擿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創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喁

貫脇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其無能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刳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之而況敢攖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兔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知所鑒也乎方甲行覓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

悔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家既而斃兩虎誠若快意者然為酒食以勞鄉黨鄰里費抑亦夥矣一弟又幾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皮之傷也牽於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捐家貲以除暴虐者上功幙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賞典㱕可得乎㱕可得乎

明文衡卷五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蘓曰柄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